

珍正宗卷上

乾隆四十六年重鐫

發千宋麟祥先生圖

痘疹正宗

文盛堂梓

余

痘疹一書行於世者百有餘種求其經驗者卒不得
一夫痘有順有險有逆順者無論矣而險者猶同李
生至於逆則之死莫救其故惟何豈前人立方之未
善耶抑後人習術之未精與癸未春真邑痘疹流行
彈丸之地無醫無藥余入郡謁中憲董公言及出

痘凶險靡可醫療公喜而告余曰治痘之書莫妙於
張寅翁所藏宋麟祥正宗二卷客冬余四子一時患

痘醫家議論紛紛靡有繩準余藉是書參究審証按
病用藥服而輒驗皆不醫而痊聞言之下且信且疑
余不知醫何敢妄對及退而謁別駕張公請悉是書
由來公喜而告余曰今春余兩孫先後出痘汝醫謬
謂氣虛用藥峻補深惡其言之非遂揮而去之余朝
夕參考此書自爲調攝均賴痊可言畢出原本示余
聞言之下且信且疑余不知醫何敢妄對嗣晤汝邑
侯陳公二咸極贊此書治驗百發百中復晤汝宦舊

資邑令。傳子賓石羊子予雅。備悉汝童患逆痘者。是書治之。十活有九。聞言之下。且信且疑。余不知醫。何敢妄對。迨余携卷歸。署真土。庶知余得此書。咸問方於余。令求方者述其痘之形狀。并不敢參加毫末。按原編之論。抄原立之方。撮照輒效。其應如響。余始信中憲。別駕汝陽諸公。與傳子賓石羊子予雅所言不爽。而是書經驗之奇也。如宋子以痘爲先天之毒。此探本之論矣。謂痘之白者凝于氣。痘之紅者凝於

血更屬透闢之言。由此類推。諸說悉具至理。至用大
黃石膏。所謂利兵而破重壘。何敵不克。非高人之識。
過人之胆。未易審此。余親試歷驗。方敢剴劘。以公於
世。俾順痘得此書印証。愈加色喜。隱症得是書。依治
見效愈速。卽逆症得是書而急救之。無不起死回生。
豈非嬰兒之幸。庸醫之不幸也哉。 崑

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未八月之望汾陽安壻書於

以忽但未試焉。因取而閱之。乃發于宋麟祥。聞費氏
救偏瑣言也。繹其論理精研。且簡晰殊確。第立方迥
異。每有重加大黃石膏劑至一二兩者。甚有一症而
食至數觔者。不無疑畏。輒以置之。至今春余有四子
出痘。偶乏良醫。見一子可不用藥。有一子痘密可駭。
亂視咬牙兼之。嚙語觀其形色。本諸逆症。難於挽回。
蓋亦不甚顧忌矣。且按斯集成方以試。甫服一劑。邪
陽火降。頃卽痊可。再噉一二而全愈焉。又有一子勝

臂腫痛。痘毒垂成。亦按其方服劑。五六十。竟自霍然。
旣而鄔守戎之子。亦痘險逆。彼素明醫理。計無所施。
來問於余。余以告之。伊亦按方服之而愈。又公亮張
寅翁。闔署子女俱痘。所服之劑。皆按是書。罔不全活。
卽汝之醫者。照此投劑。而生全者。又不知凡幾矣。則
知是書也。參陰陽微奧之機。補造化偏全之用。開前
人未啓之蘊。辟斯世貽誤之編。所以發無不中。用無
不驗。不獨可與張長沙。李東垣。劉河間。朱丹溪。四子

之書並峙而直可稱千古特出之真傳將利濟天下
後世於無窮者也。正欲授之黎棗公諸於世爲衆所
宗。值真邑安宰有志利人。已錄此書。間有魚魯殘缺。
復加校正。剞劂將成。乃問序於余。余不覺瞿然曰。此
亦樂與有同志焉。夫爲政之道。務在澤被斯民。此書
行世。雖曰小道。其保赤之功。大非淺鮮。當與政之深
慈愷澤而並隆也。因筆於集端。聊爲弁語云爾。

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未仲秋穀旦

中憲大夫知汝寧府事加三級董永祥子祈甫書於
汝南公署

烈而益之熾嬰孩之夭死者蓋十八九矣夫賢爲生
天之壽伏極於闇漸達於心而出生死關乎及存亡
判俄頃非有窮理之學者不能格其幽隱非有洞鑒
之明者不能詳其形似非有過人之膽者不能窺其
驅除丙子歲族弟維萬來總汝戎子與談及痘疹

無善是術者取已驗神方著爲定論因出宋先生正宗一編示予予觀從來治痘者咸誤認爲虛動言升補獨茲確見爲實全用清解火退毒淨則氣暢而血和上下兩卷數千百言闢古證今條分縷析詳於痘而兼及疹皆發前人所未發以歸宗忍冬二湯作主因症加減與時變化其餘若散若膏皆極精妙洵保赤之良書濟世之仁術也中憲董公深信茲編壬午冬四公子出痘準是以治之立効癸未新正予兩

孫相繼出痘與家人十餘人偕子胸有定見絕不耽
時師言隨方施藥其應如響是書之功厥惟偉哉由
是喧傳汝郡借觀者無虛日子每欲授之棗梨公之
天下而力不能遂真陽邑侯安公敷治臨民仁心
爲質其闢荒善政頌溢閭閻與子交稱莫逆知是書
之可以育嬰也精加考核急付剞劂後之覽者平情
以察理細心以觀形放膽以用藥而又不執成見神
而明之則是書爲先聖賢之心傳而奉是書以行者

原序

痘疹之書。古今不可勝數。前輩老先生。予不敢排其
說。今人偶得一說。亦著之爲書。其處方立論。猶是前
人之唾餘也。且虛實不清。兩口兩舌。前後乖舛。非南
轅而北轍。卽隔靴而撓痒。究其旨歸。皆以發表溫補
爲事也。旣以發表溫補爲事。必以痘之丕長。不貫。皆
因虛而致矣。試以虛論人之一身。氣血而已。氣爲陽
而血爲陰。一身無兩局。未有陽不足而陰有餘者。亦

未有陰衰而陽反盛者。故虛者身必不熱。今之出痘者有身不燥熱者乎。虛者必不煩燥。今之出痘者有不煩燥者乎。虛者必神疲力倦。今之出痘者有不氣雄而叫哭者乎。虛者二便必常。今之出痘者非大便秘不通。卽頭瀉而滯。非小水癃閉。卽短縮如油。血虛者色必淡白而勻。今之痘未有不紅白相間。焦紫相參者。氣虛者形必始終柔嫩。今之痘未有不先嫩後板。浮衣紫泡者。卽驗其結局。虛者之死也。如燈之油盡。

而自滅。今之死者。未有不搖頭鼓頷。手足擦亂者。虛
者之死也。必軟白而皺濕。今之死者。未有不皮壅肉
板。乾焦紫黑者。由是觀之。種種皆毒火。而何以虛言
也。卽有一二言其實者。又皆杯水之救。並不究其瘴
之所以然。徒執已見。泥成說。著爲方書。思以垂教於
天下。後世不知欲濟人。而適以殺人也。且流弊於愚
人。淪肌浹髓。皆以發表爲事。舉世同見。萬口一舌。並
不知瘴之爲何物。究之死者。不知其所以死。生者亦

不知其所以生可勝悼哉不急有以正之將萬世如
長夜也予於康熙辛亥歲得費子攷偏瓊言一書觀
其所論形色症治莫不理真詞快予掩卷而嘆曰嗟
乎痘小兒科之一端也自漢及今已有年矣議論紛
紛皆屬億度並無一人得其中者何費子見之明而
論之切也或以斯道不終晦而以費子闕其端耶抑
天厭斯人之錯訛憫嬰兒之存折而以費子救其弊
耶而予於費子相遇何晚也於是究其旨歸玩其症

治靡不屢試屢效。今已閱歷二十餘年。覺稍可自信。
予何敢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天下皆醉而我獨醒。
也不自揣。欲以已之所得者。公之於人。且以一人之
涉歷有限。因人以及人。靡窮。故不嫌鄙陋。著爲正宗。
一書。正前人之誤。而歸於中。綜其紛而絜其要。列其
形色。使人知痘症之美惡。詳其症治。使人知痘候之
準則。定其成色。使人知輕重緩急之權衡。各附治驗。
以爲入門之階梯。輯其方而歸於一。使人約而可守。